

1. 悲哀的身世

日本是个美丽的樱花国度。大阪府是日本国一级行政区里二府的其中之一，其古名为“难波”（なにわ，也写作浪花或浪速），大阪位于日本的中西部、近畿地方的中央。大阪既是日本现代都市的代表，又是座历史古城，比邻古都奈良和京都，拥有1400年的历史。自6世纪起，大阪便作为日本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开始得到繁荣发展。现在的大阪港的前身——难波港曾是韩国、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人士访问古代日本的一大门户。在这里，亚洲各地的先进的文化知识、手工艺品，以及制陶、锻造、建筑及工程方面的新技术得到传播。同时，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圣德王子于公元593年在大阪兴建了四天王寺，成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开展国际交流的基地。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的飞鸟迁至大阪。他建造了一座名叫“难波宫”的宫殿，是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宫殿。

公元794年，日本首都迁至平安京(京都)，平安时代由此开始。室町时代后期(1336-1573)，一个叫织田信长的势力强大的武士看了大阪的上町台地，因为它既坚不可摧又可将周围的景致尽收眼底。这里既有大和川和淀川提供的充足水源，又有着国际交流的悠久历史。当时人们深信：占领这块土地即意味着征服全日本乃至全

世界。后来，名叫“丰臣秀吉”的名将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立足于他在大阪的基地，统一了全日本，并在安土桃山时代(1574年—1600年)，于1583年建造了大阪城。

随着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1年—1867年)，政治中心移到了江户(现在的东京)。虽然幕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大阪却从内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并很快地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大阪、京都、奈良三大城市互为犄角的关西，是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自公元8世纪起建都奈良，公元794年建都京都，建立了平安王朝。此后，几经历史的变迁，直至1868年明治维新，关西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段时期，这里产生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古典名著，诞生了不少杰出的文学家。现代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就诞生于大阪。

川端康成祖籍位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即现在的茨木市大字宿久庄，位于大阪和京都之间，在地理上接近京都，相距十余里。所以川端康成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把京都王朝文学作为‘摇篮’的同时，也把京都自然的绿韵当作哺育自己的‘摇篮’”，也可以说，京都是川端康成的第二故乡。

川端康成的祖父三八郎青年时代从事过种植茶叶、制造洋粉等行业，但都破产了。1885年前后，由于迷信，他修盖房屋时，将房屋反复拆盖，如此，便欠下一笔不小的债务。就这样，借了新债还旧债，不得不将祖上遗留下来的房产与地产典当还债。第二年又以

非常低廉的价格，把这些房地产变卖精光，还将所剩无几的财产交给了当地的一个酿酒商，算是还了债务。只剩下三间小屋，一间佛堂和九亩多田地。

为了维持生计，精通汉医的三八郎便在村里行医施药，悬壶济世。一年夏天流行痢疾，患者众多，群医束手无策，村里临时新建的两所隔离医院也未能有效地控制痢疾的蔓延。然而许多用了三八郎自制药方的人几乎全部痊愈了。药方也秘密地传到了临时的隔离医院，院里病人服用他的药后，效果甚好，而他也因此成了名人，人们都纷纷前来求医开药。尔后，三八郎向内务省申请经营制药业。获准以后，他开设了一间药店，取名为“东村山龙堂”，仅仅出售几种汉药，但没多久因经营不善关门了。由于当时日本农村地区盛行迷信，三八郎出于无奈改行，以占卜看风水为生。他还著写了两本关于风水的书，《构宅安危论》和《要话杂论集》，并一直努力争取出版，但最终未能如愿。于是生活无着，与妻子过着离乡背井、寄人篱下的生活。可以这么说，川端世家从三八郎这一代开始就没落了。

祖父三八郎的原配本是黑田善卫门的长女，名叫阿孝，然而婚后的阿孝生了一子便病逝了。于是川端康成的祖父便娶了阿孝的妹妹阿兼续弦。川端康成的父亲荣吉就是三八郎和阿兼所生。三八郎在事业上破产之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荣吉身上，他勤俭节约一心培养荣吉，让荣吉顺利地东京医科学学校毕业。荣吉虽学医，但业余时间却学习文艺学，在大阪的儒家学堂“易堂”

学习汉文，遂有号“谷堂”。

此外，他还擅长书画，极具艺术家的素质。荣吉的妻子阿玄出身于大阪西城郡丰里村黑田家，原是荣吉长兄恒太郎之妻，但婚后五年无生育，其兄早逝。荣吉就娶了这位嫂子。婚后，由于家庭关系不甚和睦，他们便离开家，迁居大阪。先任职于东城郡的高桥医院，后来由于开业考试合格，于1897年在大阪市西区北堀江下租了一间小屋，开始挂牌行医，同时兼任大阪市一所医院的副院长。几经辗转，他的私人诊所最后迁到了此花町，终于把家安顿了下来。此后的第三年，1899年6月14日晚上9时，一位在母亲胎腹中不足七个月的婴儿——川端康成便在这个家庭里诞生了。

川端康成之父荣吉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这在当时来说是不治之症。在川端康成出世的第二年，他便在病榻上给川端康成姐弟立下遗训，事后，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给川端康成姐姐的遗书为“贞节”，给川端康成的遗书除“保身”外还有“忍耐，为川端康成书”几字。荣吉辞世后，母亲阿玄带着川端康成姐弟两个回到了娘家。阿玄由于长期侍候荣吉，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病，她于荣吉去世的第二年，也溘然长逝了。

母亲病逝后不久，祖父母携川端康成一起回到阔别了15年之久的故里，而川端康成的姐姐芳子则寄养在姨父家中。川端康成时年刚满两周岁，由于先天不足的原因，体质十分羸弱。但是，他又是传宗接代的唯一的男子，所以痛失儿子儿媳的两位老人，对孙儿十分疼爱，甚至是溺爱了。川端康成直到上学之前，自己还不会使用筷子，吃饭

时还要祖母哄着。两位老人十分担心川端康成出门会惹是生非，让他整天待在阴湿的屋舍里，不许离开他们的身边半步。这段时期，这位羸弱的幼年孤儿几乎没有闻到过一丝外界自由的空气，以至于“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甚至“变成了一个固执地扭曲了的人”。一直到上学之前，他“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

就是这种状况，也没有持续多久。在川端康成的记忆里，就在自己上小学的那年，无比疼爱他的祖母匆匆地弃他而去。他以为这大概是祖母看着他上了小学，对祖母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所以她才撒手人寰的吧。在川端康成后来的记录里有这么一段文字：“我的祖母为了抚养我备尝艰辛，我只是在她去世这天才侍候过她一次。幼小的心灵也觉着奇怪，孩子自我本位的良心也觉得安然许多，对于祖母之死好像也能承受了。”

祖母病逝刚满三年，一天突然传来了一直寄居在姨父家中的姐姐芳子生命垂危的消息。祖父精于易学，擅占卜，便默默地拿起签筒，占卜孙女的命运，以祈天佑芳子。川端康成帮着祖父摆弄占卜用的工具，并不时地望着老人暗无光泽的消瘦的脸颊。两三天之后便接到姐姐病故的噩耗。他不忍心立即告诉祖父关于姐姐的死讯，将信压下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念给祖父听，祖父面色苍白，仿佛瞬间就老了，整个屋子里充斥着悲伤与冰冷的回忆。据川端康成回忆，他同姐姐分离之后，也只与姐姐见过两次面。一次是祖母病逝时姐姐回家乡参加祖母的葬礼；一次是祖母辞世后不久，他和姐姐在姨

母陪同下一起走访亲戚。姐姐也如同父母一样，在这位少年的脑海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具体的印象，有的只是个模糊的影子，也就是姐姐参加祖母的葬礼时给他留下的一身素白丧服的印象。“这个在空中飘动的白色的东西，便是我对姐姐的全部记忆。”他说，“姐姐的死，我也只有通过祖父的悲伤才感受到，祖父对姐姐的死十分哀伤，也硬逼着我哀伤。我搜索枯肠，也不知该以什么样的感情，寄托在什么东西上才能表达我的悲痛。只是老弱的祖父悲恸欲绝，他的形象刺痛了我的心。”

2. 与祖父相依为命

由于亲人们陆续地离世，年幼的川端康成沉浸在哀痛之中，这就使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对周遭的世界变得敏感。从此之后，他与在人世的唯一的一位至亲——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川端康成的祖父不但双眼尽盲，而且耳背，看不见这世界的光明也听不见声音，整日里他都是一个人孤寂地呆坐着，常常以泪洗面，面庞显得枯瘦与凄凉。祖孙二人多年生活在一起，通常是相对无言。川端康成习惯了长久地凝视着祖父的脸，甚至就像是在凝视祖父的画像或相片一样。他也渐渐地养成了瞪大眼睛直勾勾地凝视他人的习惯。这种压抑而又单调的家庭氛围，使幼年的川端康成心理底色染上了一些

悲凉的色彩，使他幼小的心灵过早地笼罩着孤独的阴影。在亲人们相继故去后，川端康成也变得独立起来，他常常自己做饭，烧洗澡水。在东村，除了相依为命的祖父之外，更无其他的亲人，但他时常做梦会梦到祖父，多半是梦见祖父生各种各样的病。总的来说，他总是在梦中担心祖父会离他而去。因此，每每做此类的梦他都会伤心地惊醒，有时候甚至会在梦里哭着醒来。

在孤寂无聊的时候，他总是喜欢一个人长时间地在田埂上、河岸上、沙滩上或是山冈上游荡，常常在观赏景色时发呆，有时发着呆就睡着了。川端康成去上学的时候常常在天色未明的时刻，独自登上村里的山冈眺望东方，等待日出。每天晚上都是川端康成最寂寞的时候，天刚一黑，他就觉得面对着自己的祖父太过于寂寞，在家里他是总待不住，他就祈求祖父让他出去玩一会儿，祖父总是很利落地答应他。似乎他在别人家里能感到温暖，所以他每次回去的时候往往都是后半夜了。然而一出了别的小朋友的家门，他心头就即刻涌上一股凄凉的感觉，常常对于抛下祖父一个人在家，自己出来玩耍这件事感到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回家时漆黑的夜路，竟然让他感到害怕，他内心的凄凉与后悔仿佛凝结成了一股妖气，与黑森森的夜一起尾随着他似的。不出去找小伙伴玩的时候，他就坐在祖父的床前，夜读各家名著。诸如岛崎藤村的诗集，《源氏物语》等。川端康成这时候已预感到祖父大去之期不远了，他就决心把祖父生病时期的情况记录下来。于是《十六岁的日记》诞生了。当时用的纸是大阪府立茨木中学的专用的稿纸。后来祖父病

重，《十六岁的日记》也就就此搁浅了。这篇日记，当时没有能够发表，到最后他自己甚至把写过这篇日记的事都忘记了。

病重后的祖父，通常是一动不动地呻吟着，而且大小便成了问题，川端康成也因此承担起了照顾祖父的重任。每次祖父大小便之后便发出痛苦难耐的声音，常常使内心脆弱的川端康成潸然泪下。年迈的祖父每晚甚至不止一次地把困倦中的川端康成从睡梦中叫醒，有时还蛮不讲理。处在是还可以向父母撒娇的年龄的川端康成，一整夜先后几次被祖父叫起来，多少有点不耐烦，而且对于祖父小解也是厌恶之极，更何况有时莫名其妙地挨骂，所以有时候他忍不住顶撞祖父几句。之后冷静下来反思，又觉得不可以这样无礼地对待病重的祖父，毕竟他是自己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每念至此，甚感委屈，就不顾一切地痛哭起来。川端康成家从北条泰时期开始到川端康成这一代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先前也有过一时的昌隆。长期卧榻的祖父，常常嘱咐川端康成好好干，要恢复以前的荣光。

虽然川端康成短短的人生已经够凄惨的了，可是现实不相信眼泪，也不顾人世的情感。现实就是现实，任何人想仅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那就是痴人说梦。1915年5月24日晚上，在学校参加遥拜皇太后入殓典礼的川端康成深感祖父将有不测，心里十分担心祖父不能等到他回来，心中甚是不快。自祖父病重以来，帮工美代一直在照顾他爷孙俩人。她也是极善良的，她很同情川端康成的遭遇，也很敬重川端康成的祖父。美代感叹道：“向来跟佛爷一样慈善的人，为什么临终时那么痛苦。极乐世界的佛爷怎么不来迎接呢。”

遥拜典礼刚一结束，川端康成便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赶，一路上他口中念念有词，心急如焚，希望能够见到祖父最后一面。到家时，祖父已经快不行了。只见他口不能言，呼吸不畅，老泪纵横，祖父也深知自己是真的不行了，痛苦万分。川端康成不忍亲眼见到祖父这般苦楚，独自蹩到别的房间去了。没多久，祖父便抛下了孤苦伶仃的川端康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生活过的世界，时年川端康成刚满十四岁。至此，川端康成失去了所有的至亲，他的孤儿体验也因此达到了极点。

此后的生活使年少的川端康成更加寂寞，性格也日趋孤僻、内向，举手投足间也折射出他这种独有的气质，整个房子也因只他一人而显得落寞，屋内的宁静令人泛起淡淡的哀愁。祖父的故去使川端康成开始了寄住的生活，上学时寄住在学校，放假时寄住在亲戚家，川端康成的孤僻、内向的性格与气质与之前相比也就更浓烈了。祖父故去，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从此没有了自己的家，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漂泊无依。

祖父离世后三个月，康成的表兄将家乡仅余的房屋全部卖掉，把康成带到他母亲娘家所在的丰里村，转辗寄住在几位亲戚的家中。住在亲戚家里的时候，他常常在黎明时分起床，独自一人赤着脚，踏过被晨露打湿了的田埂，走到淀川河畔，有时把脚尖泡在水里，有时用草帽遮住脸，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抬头仰望着无垠的苍穹，心中满是惆怅。这时候他的脑海里，家和家庭的观念也渐渐淡薄了。一种无依无靠的寂寞感，直渗入他的内心深处，他经常做

着一些流浪的梦。从幼年到少年，川端康成参加的葬礼不计其数。他接连为亲人奔丧披孝，在亲戚家寄住期间也不时遇上亲戚的丧葬礼，有一年暑假不到三十天，连续出席了三个追悼会。第一个亡故的是住在河内的远亲的母亲，死者的儿孙们那一副沮丧和悲哀的神情，深深地感染了他。约莫过了一个星期，住在摄津的表兄给他打来了电话，让他去参加姐姐婆家的远亲的葬礼。此后不久，还是摄津的表兄来电话，请他代表参加姐姐远房亲戚的葬礼，并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顿时默然不语，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副表情。当他告诉所寄住的河内的家的家人说，他要去参加第三次葬礼时，这家的表嫂苦笑着说：“你简直像殡仪馆的人啦。”表妹接口说：“连衣服也净是坟墓味儿！”

关于父母的葬礼，对于一两岁的康成来说，不可能留下什么印象。至于祖母的葬礼他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举行祖母葬礼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他和姐姐分别由大人背着踏着红土的山路，艰难地走向墓地。祖父葬礼的情景，更是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中。葬礼举行的那天，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康成也许由于祖父亡故，心灵受到严重创伤，心情低落，过度悲伤和心情焦灼，导致鼻孔直流鲜血，他连忙用腰带的一端堵住鼻孔，就这么赤着脚丫飞跑到院子里等待血止。这是他生来头一回流鼻血，自觉失态，他觉得鼻血挫伤了他的锐气。送殡行列从村子走过时，沿途挤满了村民。他护送着灵柩从他们前面走过时，听见人群中的妇女哭出声来。

他得到周围的人的同情，产生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老老实实

接受了人们的好意，一方面想到这是人们强要怜悯自己，也就产生了些许抵触的情绪。火葬次日，他同亲戚前去山上的露天火葬场拾遗骨。一到火葬场，他觉得怪味儿太大，连阳光都是黄色的。他不禁想起昨晚守灵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传闻：他祖父变成一缕蓝焰的鬼火，从神社的屋顶飞起，又从传染病医院的病房飞过，村庄的上空飘荡着一股令人讨厌的臭味。他拾了一会儿遗骨，鼻血又从鼻孔涌流出来，他用腰带去堵住鼻孔，一溜烟似的跑到小山上，鲜血仍然滴滴答答地滴落下来。身体本来就虚弱的他，感到一阵头昏目眩。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他又回到火葬场，人们对他说，骨灰出来了，去捡吧。他带着凄楚的心情，象征性地捡了一丁点骨灰。

继祖父葬礼之后，康成还参加过姑奶奶的葬礼、伯父的葬礼、恩师仓崎仁一郎的葬礼，还有好友越亨生的葬礼等等，这许多的葬礼都使他悲伤不已。在参加了数不清的葬礼之后，他终于成了“参加葬礼的名人”。有一回，他到表姐家，家里人带笑地对他说：“说不定还要叫你再来一趟呢。有位患肺病的姑娘恐怕熬不过今年夏天了。”“名人不来，葬礼就举行不了咧。”

3. 少年远志

川端康成于1906年4月入学，当时就读的学校是丰川普通小学。

在入学之前，川端康成已略识些许文字，书也能看得些许，但也只局限于一些启蒙类的小书。此外，他还会作画，这些或许都遗传了父亲的优良的基因吧。当时由于川端康成身体羸弱，常常怯于上学，为此也受了不少委屈。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也渐渐提高，他爱上了读书。在高小的时候他曾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书一本不落地借阅了一遍，但是多半是囫圇吞枣，一知半解的，并不透彻。1913年，川端康成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住寄宿学校。上中学以后，他就不再画画了，因为有个同学画画比他画得更好。同时他保留了上小学时的习惯——对于读书孜孜不倦。其间他接触到了较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并把文中精彩的部分摘抄下来，作详细的笔记。所以在中学时代，他的国文学和汉文学都是最佳的，锋芒已现，但要走的路还很远，毕竟与名家比起来可以说还是难以望其项背的。1914年秋，他把之前所写的文章，整理成册，并用父亲的别号为集名，称《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前者收入的主要是他的32篇新体诗，后者收入的则是中小学生的作文。川端康成在少年时代就具有文人意识，他心中总有一个念头——当一位作家。

当然，人的内在因素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如天赋、意志等。但除这些内在因素外，当时的外在条件与社会背景对一个人也有很大的影响。纵然英雄人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历史，但在很多时候却是时势造英雄。在川端康成读中学的时代，日本近代文学正发展到鼎盛阶段，自然主义、白桦派、唯美派文学、新思潮派等文学

流派都十分活跃。尤其是新思潮派，它的代表人物芥川龙之介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学观念对同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观念的核心是审视人生的严肃态度和个性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精神。或许当时的社会风气让许多青年人认为，文学比政治、经商创业更具诱惑力，再加上当时许多中学生杂志纷纷创刊，诸如《文章世界》、《少年世界》、《秀才文坛》、《中学世界》等，学生投稿之风盛行，川端康成和许多中学同学一样志愿从文，并且非常热心投稿，这些初期的投稿对川端康成写作技巧以及心智的成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初期的创作过程中，川端康成也碰了不少壁，他的一些俳句、小小说都未被采用。直到1915年夏季，《文章世界》刊登了他的几首俳句，但他给《新潮》、《秀才文坛》等杂志所投的稿，均没有回音。精心的创作石沉大海，让年少的川端康成有点沮丧，于是他在1926年2月18日的日记上记录道：“我正跋涉在所有年轻人的必由之路，多么无聊啊！可是，要把自己的文章印成铅字的念头，总是在我的心中旋荡，迄今我给《文章世界》、《中学世界》、《学生》等试投了两三次和诗歌稿，而那些作品是过十天以后连自己也不屑一顾的。总之，是自己天资笨拙。在追求文学的路途上，布满了黑暗的影子，也许我要变成一个为失意生活而哭泣的人吧！”

尽管受挫沮丧如此，但这些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完全消磨尽这命途多舛的少年郎的意志，他常常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我的脑筋作为文学家就这样愚蠢迟钝呢？为什么我的笔就这样不能自如地运转

呢？”

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在《晁错论》一文中曾说过：“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当然，川端康成是两者都具有的，天赋与勤奋不可偏废。因此，投稿受挫之后他几乎放弃了用于游戏和娱乐的时间，而且愈加刻苦勤奋，练习写作基本功，更加广泛地涉猎古今世界名著，也包括日本本土名著。最初，他最爱的是日本文学的古典气息，略带忧伤的美感，这种情调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是他孤僻、内向性格气质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少年的康成在第一次阅读了描写一位伐竹翁在竹筒中发现一个下凡的小女孩辉夜姬的传说故事《竹取物语》以后，就为它的美所感动，当他踏足京都嵯峨的竹林间，他就“想象竹林里，美丽的竹筒亮光闪闪，辉夜姬就在里面”，于是，他就“完全相信《竹取物语》的作者发现、感受和创作的美”，表示“自己也应立志这样做”。这时候他还读随笔《徒然草》，历史文学《大镜》、《增镜》等，但多半是为了应付考试才读的。在阅读过的诸多散文和诗歌等作品中，川端康成钟爱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这部久经传颂的日本古典名著，对于少年的川端康成来说自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如一个中国的中学生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一样。川端康成在处理《源氏物语》时也只停留在表层，不能够深入地理解文本的特殊寓意。限于理解能力，他也只能够朗读字音，欣赏文中优美的抒情句子，多半是背诵、熟记一些段落，并致力于运用到创作中去，这一方法成为他后来在从事文学创作中的有效经验，当

然，这也是我们在文学创作初期值得学习的有益启示。

通过长期的阅读，川端康成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创作思路，并且发现、感受了美的独特体验。在文学接触发生的同时常常又伴随着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的发生，构成了作者—作品—读者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体系。在阅读的同时，川端康成接触到了许多日本近现代文学各流派作家，诸如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德田秋声、正宗白鸟、永井荷风、田山花袋、武者小路实笃等。在众多近现代日本作家中，川端康成特别青睐志贺直哉，更是以敬佩的心情来读他的作品，最吸引川端康成的，是他那种任性热情的生活方式，隐约有一股反抗的精神。此后，他又大量阅读了外国文学，其中最多的是俄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迷恋，这位作家的作品深深地感动了他。他说过：“我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欣赏托尔斯泰。可能是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哀伤的、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另外，惠特曼、乔伊斯、泰戈尔等人的作品也对川端康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少年的川端康成生活十分清苦，家中经济拮据，只有父母留下的由姨父秋冈义一保管的三千一百元钱，他和祖父每月仅有二十三元二角五分的生活费。尽管祖孙二人省吃俭用，仍旧欠下了不少外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越积越多。祖父故去后留下的债务里，有一部分是他自称“作为不负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书费”。他这笔十六岁以前欠下乡村书店的书款，到了十八岁成人以后，把祖屋卖掉才还清了。在穷苦之

中他还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他孜孜不倦地思考与写作，学习的欲望也极为强烈。

总之，那时候他虽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类似天才的闪光点，但仍然孜孜不倦地读书思考，而且希望多写，有着一股进取的劲头和强烈的学习欲望。这个时候，康成还接触到长田干彦撰写的《祇园》和鸭川的花柳文学，迷恋祇园之夜，时常不分昼夜地拿着小本子在浅草街上游逛，并将类似诗歌的东西写在上面。此时的康成受到了一些坏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有好几年常常出入于烟花柳巷，但他并未就此堕落。

也许是由于偏爱文学而忽视其他科目的缘故吧，康成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茨木中学，但中学五年下来，康成的学习成绩一降再降。入中学之初，他被编入甲班，后来落第乙班，排第十八名。尽管他认为学校的成绩有点愚弄人，自己有头脑，这算不了什么，可是一想到那些他认为比自己愚笨的同学的考试成绩都排在他的前面，他心头就又涌起一股屈辱感。一气之下，他把同班同学的成绩都写在笔记本上，大概是作为一种“耻辱”的记录，以此来激励自己吧。